

沪剧电影《雷雨》获专家好评：

弘扬中华美学 传承戏曲文化



《雷雨》记录下新时代沪剧人最美的艺术年华。

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梅花奖数字电影工程”项目，沪剧电影《雷雨》8月27日登陆大银幕，上映首周便突破了戏曲电影预售票房纪录及首映日票房纪录。专家表示，影片忠于原著，蕴含中华美学精神，有利于推动戏曲文化的传承发展。

沪剧电影《雷雨》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沪剧代表性传承人茅善玉、陈瑜，沪剧演员朱俭、王明达、洪豆豆、钱思剑、金世杰、凌月刚等参演。电影中不仅保留了舞台版本中“盘凤”“吃药”“花园会”“撕支票”“四风独叹”“五重唱”等经典唱段，还通过实景拍摄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周公馆，展现了许多在舞台上未充分展示的原著中的经典场面。

■ 评论

□ 伍维曦

本场音乐会的所有作品均为中国乐器(笛箫、琵琶、二胡)与欧洲乐器(钢琴与弦乐器)的混合编制,数量从三件到九件不等,参演作品均为“标题音乐”,演出时间大多在5-8分钟。在这常见而有限的音色与音响资源和近乎命题作文的“囿围”内,十位来自东亚和欧洲的中青年作曲家各擅胜场、竞展技艺,用高度个性化的形式表达了不俗的艺术追求与丰富的哲理性意蕴。这些作品给听众们带来的除了感官的印象外,更多是挥之不去的持久反思与联想。

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都体现出当代学院派作曲的基本特征:一种高度文学文本化的符号——声音艺术。现场的声音呈现触及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文本的自为性与意义理解的可能性,但却最终无法替代符号文本;而如果缺乏对于后者的深入阅读与不断理解,音乐会上的声音便会限制甚至简化文本中所贮藏的想象,进而削弱这种符号艺术的心理力量。这既是20世纪以来现代音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亦是其作为声音的艺术的阿喀琉斯之踵。当作曲完全成为一种文本行为后,便不得不重走

日前在京举行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影片不仅保留了原作的戏剧结构,更体现出原作的灵魂,兼具戏曲和电影艺术性。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说,将沪剧舞台上的“里程碑”之作拍成电影,以虚实结合的电影表现手法,着力塑造了“繁漪”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唤醒了人们对旧社会的反思、对新时代的向往。

“戏曲电影的意义在于戏曲文化的表达与传承,在美学意蕴中体现文化自信。”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无论是对于传统戏曲观众,还是电影观众,该剧都提供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自话剧《雷雨》发表以来,这一部舞台经典先后被多次改编上演。

据介绍,早在1938年,沪剧《雷雨》一经问世便收获了观众强烈反响。1959年,由宗华改编的沪剧《雷雨》阵容强大,流派争艳,被称为“名家大会串版沪剧《雷雨》”。2019年,适逢“名家大会串版沪剧《雷雨》”公演60周年,上海沪剧院携手上海新文化影业打造实景沪剧电影《雷雨》,旨在通过亮相大银幕来纪念沪剧史上的经典一幕。

沪剧电影《雷雨》领衔主演、沪剧名家茅善玉说,沪剧在江南已传唱百年,此次实景沪剧电影《雷雨》是沪剧艺术通过院线电影这一普及全民的艺术载体,将戏剧经典以申曲风韵展现。希望努力培养潜在观众,将戏曲艺术发扬光大。 据新华社电

沉思有限,翰藻无极

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第八届“百川奖”作曲比赛决赛音乐会在贺绿汀音乐厅隆重举行。在11位担任现场评委的中、外杰出作曲家和众多当代音乐爱好者的面前,著名指挥家高健和上海大地之歌室内交响乐团倾力呈现了十部入围的力作。

文学的老路:期望突破并超越声音(语言或是乐音)的限制,但作为寄身于音乐的符号文本又不得不始终面对“二度诠释”的反制。无所不用其极,往往无所不取于极。这两种意在控制对方的创作,不得不在斗争中长久共存。

而从作曲家希望传递的“意义”来说,本场音乐会的作品都成功地昭示着个体生存与感知的困境,而这种困境的出现,则是以个体创造性的绝对自由为观念预设的。对于大多数形态繁复、内涵抽象并具有同质的精英美学旨趣的现代作品而言,最难做到的,却是恰到好处地简与朴拙。之所以难,是因需要放弃,需要妥协,需要将“自我”视为某种暂时的无关痛痒的偶然。毕竟,音乐的基础是技术,是一种被植入的规训。

而作曲家的智慧或许表现在如何动态地平衡这二者间的张力。譬如被评为一等奖的《孤独者的梦》:在朴实无华的内容表述的边际与缝隙,却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文化观照——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乐器音色,具有共同的前世与今生。时间与空间因此被赋予了新的元逻辑。六件乐器与钢琴和竹笛在姿态谈吐上致密而有差序的融合,呈现出使人吃惊的控制力。刹那间:从作曲升华为作乐的古老梦想,依稀实现了。

复古的力量很重要,在对过往最为虔诚之时,便足以抵消自我永恒的妄念。借复古而创新,不失为一种跪着革命的良法。这大约是《六么》给予我们的启示。

此外,《抒情夜曲》、《凛夜行》和《大漠甘泉》都通过各自不同的语感,将小说式的叙事性或说书人的家数引入到时间结构中。作曲家们让生动的冗长与简洁的空白交织交替,若即若离,在崎岖宛转的线性过程中带出散碎的局部。三部作品的故事性都很充分,使有组织的乐音和有意义的音声内化在了巧妙的控制与自然的间离中。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 文化动态

书法靠练 欣赏书法也要练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如何欣赏现代书法中的“丑书”和“怪书”?近年书法重新火爆起来,但是社会对于书法有很多的误解,这从一定意义上也降低了书法的品格。日前在新一期行知读书会上,主办方邀请到了艺术评论家王南溟,王南溟讲述了书法的点画、结体与章法,并探讨当今书法发展如何在书法史里找到自己的一条线索

近来“丑书”大热,各种所谓书法家用怪异方式创作怪异书法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成为笑柄。不少观众将这些作品称之为“丑书”,因为丑陋无比。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对几千年书法艺术的创新,虽然丑陋,却蕴含着生机。对此,王南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书法不是不写字,也不是乱写,写的过程中一定是基于情感的表达。”王南溟将书法中的点画比喻成音乐中的音符,当音符谱出旋律才叫音乐,否则就是声音。以“狂草”名世的唐代书法家怀素创作的《自叙帖》,记录了其书法创作的过程。其中“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正表现了怀素书写时的任情恣肆,豪迈不羁。“这让我们联想到书法也是带有情感的,而这种情感是书法与写字的首要区别。”

所以,“丑书”固然是丑的,但关键还是要看书写者有没有基于情感的表达。近年一些过去认为不好看的字正慢慢进入人们视野。比如常用的“方正康体”曾经非常不受待见。康体是指康有为的书法,康有为将不正规的碑刻字体纳入到书法中,其中展现的粗犷的气息、厚重的笔法都是反美的。王南溟表示,艺术是为展现个性、表达情感爆发力的,要找回原始的气息,不正规的笔划才能表达人内心的情感力量。王南溟表示,“了解书法需要一个沉浸式体验过程。书法是练出来的,欣赏书法的眼睛也是练出来的。”

话剧表演艺术家 为京剧演员“上课”

话剧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近日应邀来到国家京剧院,围绕“为民服务、德艺双馨”的主题与剧院负责人和演职人员深入交流。

作为北京人艺的“老戏骨”,蓝天野塑造了众多令人赞叹不已的经典角色。座谈会上,蓝天野笑谈自己有90年的“戏龄”,从2岁就开始看戏。“在话剧演绎创作中也向京剧学习了很多。”他说,尽管话剧与京剧各有千秋,但在角色的塑造上却是相通的——无论话剧还是京剧都需要深厚的生活积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创作的前提。他谈到创作《茶馆》时的情形,“剧组全体人员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在基层扎根的时间远远超过排练时间。”

此次座谈是国家京剧院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系列活动之一。 据新华社电